

灯下漫笔

人与自然

凌霄花

刘传俊

盛夏，太阳醒来得早，金水河畔的那架凌霄花醒来得也早。

一大早，除了踢腿弯腰慢走外，就是来到凌霄花架前，观赏花期能横跨整个夏天，甚至可延伸到秋天的凌霄花了。凌霄花的枝干虬曲多姿，根根藤蔓相互交错着攀爬。正面为红色，外侧为橙色的朵朵串串凌霄花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单朵的、并蒂的、簇簇七八朵的，甚至二十来朵的，都形成了一个艳丽、欢快的小喇叭，嘹亮地吹奏着夏日蓬勃的心曲。花儿自觉自愿错落在枯褐色的藤蔓间，靓丽于浓密的绿叶之上，你追我赶吮吸太阳挥洒自如的光辉。成群结队的蜜蜂，嗡嗡嗡嗡低语着在凌霄花间来往穿梭，生机盎然，渲染了眼前的情景。

这里的垂柳、榆树、杨树、梧桐树、银杏树、麦冬苗、地皮草，都一个劲儿狂长，满眼皆绿，就连身边哗啦啦作响的金水河里的流水，也被映衬得富有绿意了。这架凌霄花的确定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分外妖娆，引人注目。迎着她，散步的人走过来了，打拳、舞扇、挥剑的人也走过来了。走过来的，还有为她留下秀美容颜的摄影爱好者，选角度、对焦距、逆光、顺光，“咔嚓”将一张张靓影收进了镜头。

凌霄花入眼目、入画作，更入诗。“苕之华，苕之黄矣”“苕之华，其叶青青”，这就是出自《诗经·小雅·苕之花》中描绘凌霄花朗朗上口的诗句。“苕”即凌霄花也，又名凌霄、紫葳、五爪龙、红花倒水莲、倒挂金钟。古往今来，不少文人骚客对凌霄花都作过描绘和歌吟。宋代董嗣皋的《凌霄花》可为代表之一：“根苗着土干柔纤，依附青松度岁年。形蕊有时承雨露，苍藤无赖拂云烟。艳歇偷醉斜阳里，体弱愁缠立石颠。翠颭红英高百尺，藏春坞上忆坡仙。”凌霄不仅仅是可供观赏植物，还有其良好的药用价值。凌霄花为通经利尿之药，凌霄根可治疗跌打损伤等症。在我看来，凌霄花的秉性脾气是万不可忽视的。酷暑天气，凌霄花竟敢与刺眼的太阳比鲜艳，必定有血胆刚烈的君子风范。攀附在人们专门用钢筋水泥为其搭建的架子上，足以说明人类对她的挚爱非同寻常了。她宁愿停止生长，也不愿匍匐在地，这正是凌霄花执拗不屈的性格与血染的妩媚风采。太阳刚出来时，我去目睹她的芳容；中午头，我去感受她的坚毅执着；傍晚时分，我去端详她笑吟吟的美态。每次相见相识，均有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凌霄花的情趣，内心生发出道不明的震撼和多情来。

一天快到中午了，难抑心中平静，再次前去探视凌霄花。凌霄花架子下，端坐着一位70多岁、身穿方格子短袖衫、皮肤白皙的夫人。我要为凌霄花拍照，她笑着朝我走来，热情指导我如何拍摄效果才更出彩。原来她是一位福建籍的大学教授，她神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了一个流传在她的家乡和凌霄花密切相关的凄美而悲壮的故事：相传有个财主的女儿叫凌霄，出落得貌若天仙，家人视她如掌上明珠，想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做她的另一半。但凌霄姑娘爱上了家中的长工，两人私自定了终身。财主知晓后，不但极力反对，坚决不许他俩相恋，还对长工施压并暴打一顿。长工当晚含恨而终，被村人葬在了一条小河边。第二天，坟上竟然长出了一棵粗大的柳树。凌霄姑娘得知后，疯一般跑到那棵柳树旁，一头撞死在了柳树上，顿时化作木质藤蔓，还开出了俊俏的花朵……听完这一神话色彩浓厚的故事，我不禁为之怅然。在为凌霄姑娘惋惜的同时，也为爱情的力量而惊叹。原来这俏丽的凌霄花背后，竟然潜藏着如此动人的人间情感。眼前这架凌霄花的出众颜色，岂不是那个传说故事里凌霄姑娘容颜的再现？

凌霄花虽以气根攀附他物之上，但生命力极强，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也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倔强地生存生长。在似火燃烧的炎夏日子里，她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明媚；在滚滚的热浪中，她盛开着满腔不可阻挡的热情。明末清初文学家、美学家李渔如是评价凌霄花：“藤花之可敬者，莫凌霄。”人们将凌霄花寓意为慈母对孩子的无私奉献，领略了凌霄花的独特风韵，我对此深信不疑。

“这么快你就吃了？”

“你先吃，俺现在去饭店，过会儿俺来取碗和盘子。”

柳叶正吃着糍粑，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线里。柳林推着自行车走过来，面带愧色地说：“瞧你晒的，要不是柳眉中午吃饭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们出摊了，好卖吗？”

“三分之一也没卖够。”柳叶叹口气说：“光这样卖不行，得想点别的办法。”

“我现在去找家旅店订房间，晚上收摊你住这里，咱们商量新招。”

旅社的房间实在太小了，两张床中间勉强能走一个人，门口靠墙放着一个矮桌，四箩筐鸡蛋搬进房内，二筐放在地上，几乎占据了剩余空间，另一筐只好放到矮桌上。

“这么个灵泉河集市，咋就销不完100多斤鸡蛋呢？”柳叶看着盘腿坐在另一张床上的丈夫，感慨道：“俺记得前几年去北京，鸡蛋还在凭票供应，灵泉河供销社也是有多少收多少，这才两三年工夫，咋就一下子卖不掉了，也没见谁家多养多少鸡呀。”

“要我看，就全国这个大市场而言，鸡蛋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农村产出有些剩余，城市却等鸡蛋下

暑。庄稼人喝茶不讲究，也喝不起昂贵的茶叶，泡茶的花花草草，都是从野地里弄的，一年四季各不相同，夏天尤其喜用清热解毒的薄荷茶。生火烧水之时，掐把鲜嫩的薄荷叶子，清水一淘，直接丢到茶壶里，咕嘟咕嘟煮开，等到放凉后，捧着大碗喝，麻凉爽爽，解暑止渴。讲究些的人，除了薄荷，还会在烧水壶里放些野菊花、干桑叶、金银花，老四样一搭配，便成了很有名的乡野药茶——桑菊薄荷茶，经常饮此茶，可疏散热气，清利头目，整个夏天都不会感冒。

民以食为天。庄稼人凡事都喜欢从实用主义出发，哪怕是在院里种个花花草草，也是如此。豫中乡间，薄荷入饷的机会不多，其地位远没有石香、荆芥高，很难在篱园菜圃里占有一席之地，难逃野生野长的命运。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庄户人家都喜欢在院门外开辟一块菜地，随着四季时令，种些家常蔬菜，减少花钱开支是一方面，关键是省去了赶集买菜的麻烦，随吃随摘，甚是方便。每到夏天，乡人多种种石香、藿香、紫苏、荆芥，而所种的每一种蔬菜，都能成为粗食淡饭的绝佳食材。石香是蒜面条的调味品，藿香是汤面条的随锅菜，紫苏是除腥腥的必备物，荆芥是拌黄瓜的好搭档。种薄荷的并不多，即便在角落杵几棵偶尔见到一些，也是陪衬和点缀，可有可无，没人在乎。

或许是饮食习惯使然，抑或是薄荷的特殊气味让人受不了，豫中乡间，庄稼人极少把新鲜薄荷生调着吃，也不喜欢将其与别的食材搭配，譬如拌凉菜、摊饼子、下面条。偶尔，乡人会把晒干的薄荷当香料用，和八角、花椒、茴香的用途差不多。逢年过节，家里来客，煮鱼煮肉的时候，放一把除腥去腥的薄荷，调节肉鱼之味，使其更加鲜嫩。民间烹饪之道，讲究一物降一物，薄荷看似纤弱无力，却是外柔内刚之草，凭借一身芳香正气，与肉食同锅而煮，同腥腥顽强搏斗，最终邪不压正，赢得香草美名。

除了当煮肉大料，豫中乡间更多的是把薄荷作为夏日凉茶的配料。三伏天下地劳作，出汗多，体力消耗大，若是茶水喝得少，很容易中



渔夫(油画) 李文斌

荐书架

《康震诗词课》：生动解读李白的万里长安

陈彦瑾

最近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唤起很多人内心尘封的对唐诗的热爱。说到唐诗，不能不提李白。李白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流传下来的一首首锦绣诗篇，更因为他独特的生命气息，辉耀万古长空。以李白为代表的诗人们开辟了诗歌的黄金时代。

《康震诗词课（青少年版）》是古典诗词专家康震写给青少年朋友的古诗词鉴赏读本，书中汇集了从先秦《诗经》、汉魏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36首古诗词，全部来自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及新课标推荐背诵的篇目。在大唐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下，以李白、杜甫、苏轼为代表的诗人们继往开来地开辟了诗歌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构建起

中华文明的光辉璀璨的一座座丰碑，构成了传承千年的历史余响和不朽的民族精神。

和之前出版的畅销书《康震古诗词81课》相比，新书更薄，选篇也更有针对性。它从先秦的《诗经》开始，到两汉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阶段都兼顾到了。更重要的是，《康震诗词课（青少年版）》里所有的诗词，全部来自统编教材和课标，相当于课堂外的1+1版，能在课本之外为中小学生的古诗词学习多开一扇窗。康震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爱上古典诗词，通过阅读古典诗词唤醒他们心中的豪迈与柔情，激发他们的勇气与想象力，不断拓展诗词的边界，从而自主自觉地传承经典。

百姓记事

乡间有清风

王剑

阳光炙烤着大地。干了半天的活儿，我实在是大累了。走到村头，腿像灌了铅似的。就在田边的泡桐树下，找一大片绿荫躺下去。身上搭一件布衫，头下枕一捆青草，不一会儿，我就酣然入梦了。阳光被茂密的树叶切碎，洒下斑斓的光斑。凉风携着草香，轻轻掠过我的肌肤，我感觉痒痒的，舒服极了。

醒来，已是正午。回到家，母亲正在做蒜汁捞面。柔韧的手擀面条在锅里翻滚，芸鲜菜的绿影时隐时现。把面捞出来，用井水一泼，浇上捣好的蒜汁儿。我凑近一闻，一股纯正的清香直冲鼻底。嗦溜味溜地吃上一大碗，背上立马沁出一层透汗来。吃完，再喝一小碗温热的面汤，只觉得周身通泰，暑气顿消。

走出灶屋，我看见母亲正和几个邻居大婶在门洞下闲坐。她们坐得很随意，面前的小方桌上有几只茶碗，一盆淡黄色的绿豆茶正冒着热气。她们每人拿一把蒲扇，时而摇动，引来阵阵清风；时而轻拍几

下，吓跑叮人的蚊子。母亲手里的那把蒲扇，可能用久了，边缘已经出现了裂口，但她似乎不在意。

我牵了牛出来，向村子中间的陂池走去。这是一处用石头围筑而成的小池塘，收存着从山麓流下来的泉水。池水有两米深，清风徐徐，四季清静。我到达池边时，看见几个村姑正在洗衣裳，一群半大小子在池中戏耍着花样浸凉。我赶紧喝停他们，让我的牛安安静静地饮了水。池边生长着一小片薄荷，我掐了两片叶子，贴在自己的眼皮上，顿觉有了一种凉酥酥的凉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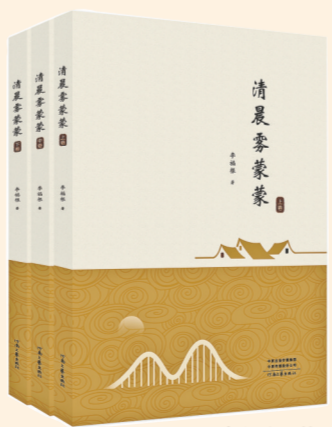
回来时，经过三爷的门前，他热情地喊住我，说别急着走，咱们一块吃西瓜。他从水桶里把浸凉的西瓜捞出来，擦干，用手在瓜皮上“嘟嘟”拍了两下，就提刀来宰瓜。我一看，此瓜圆形、蒂绿、纹显，知道是好瓜，味蕾便活泛起来。三爷的刀刚沾上瓜皮，只听“咔嚓”一声，西瓜已裂为两半。我拿起一牙儿西瓜，一口咬下去，顿觉嘴里凉气四溢，一种透骨的甘甜直抵心脾。我心中

暗自惊叹，一边吞吐吐籽，一边想着两句诗“下咽顿除烟火气”“凉人衣襟骨有风”。都说西瓜是夏天的标配，看来真是这样啊！

傍晚，疏星朗月，圆天如盖。我掂一条苇席，到村南的打麦场上纳凉。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乡亲坐在那里了。只是他们的坐具各异，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坐在石碾上，也有的坐在自己的鞋上。他们谈论的话题很杂，或者讲讲俏皮话，说说庄稼的长势，或者侃侃天南海北的新鲜事。说高兴了就嘿嘿笑几声，说生气了就嗷嗷骂几句。孩子们在疯跑，跑累了，就找到自己的母亲，依偎着睡去。夜深了，习习凉风吹透乡亲们困倦的脸，大家都打着哈欠回家去……

非常喜欢白居易的一首古诗：“何以销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今年，天气闷热，我常常在屋里辗转难眠，就想起了早年在乡间消暑的旧时风。想想着，窗前似乎飘过几缕清风，给我送来了遥远的清凉。

连载



李福根著

锅，关键是流通渠道不畅。”

“行了，行了！你少给俺讲大道理。”柳叶打断丈夫的话。看来她真是急了，结婚这么多年，她极少用这种腔调和柳林说话。

柳林理解妻子的心情，轻声问：“你说现在咋办吧？”

“俺要是没办法，会住到旅社里听你吼扯，真是的。”

“去年你要养鸡，我也赞成。去信征求爸爸的意见，他倒是坚决支持。爸爸毕竟老了，退休这几年，下去看得少了，听得少了，想法难免有和实际脱节的地方，这几年变化大呀。”

柳叶脱了鞋坐到床上。柳叶明老人在灵泉河的那些年，他们接触并不多，一旦听他说话，总觉得有主见，长见识。老人回了北京，一家三口虽去探望过几次，可老人整天忙于工作，晚上下班回家，时常有人先他一步堵在会客室里，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老人总爱看着柳叶微笑，那笑容里有慈爱，有赞赏，也许还有歉意吧！柳叶猜不出，说不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和葛亲切。见柳林说起父亲，柳叶看着丈夫，静静地等他下去。

“咱家的这个养鸡场，可能是农业产业化的样板田，也可能是牺牲品。时下在‘三农’问题上，旧体制没打破，新体制没建立，必然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没忘吧，家里要筹几万元经费办场，为此我专门回了趟北京，跟爸爸说了这个看法，他大加赞同，说是别的地区能办成的事，桐城、狮江也一定能办成了，了不起走段弯路，要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话虽说

得不错，他把积蓄全拿出来，又让哥姐为我们筹钱，我看他是用这种方式还债，还儿女债，还亲家债。”

柳林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听得柳叶心里沉甸甸的。虽然上到高中毕业，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对柳叶来说是头一回碰到的方程式，她闹不懂这词语的含义，觉得像进了考场一样，既然已经进来了，只能大着胆子试着去解题。她鼓起勇气说：“俺不管鸡场能不能成为样板田，决不让它成为牺牲品。明天让子英拿摊，俺到集市大小饭店、商铺去推销。”

“这件事得分几步走。”柳林沉思着说，“联系一批重点户，送货上门。扶持一批零售商，咱让利出售，让他们有钱赚，互惠互利。开辟县城和周边乡村市场，再扶持一批零售商，你看怎样？”

“好啊，柳叶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她心想，别看柳林说话咬文嚼字的，要是碰到事头上，真能拿得出主意。她宽慰地笑了。

这笑容使柳林的心里暖暖的。他故作惊讶地说：“你头发上趴了个虫子，别动，我看看。”

柳叶慌忙拨弄头发，柳林趁势抱住她的身子。

短笛轻吹

顺其自然

杨流

听到顺其自然这个词，总是感觉些许无奈。人们脱口而出，表情十分自然。可什么顺其自然了，又会让人感到不安。农民给庄稼浇水，顺其自然行吗？水往低处流，长在高处的秧苗怎么办？需要人为先将水引过去才能保证有个好年成。

顺其自然是顺势力奋斗之然，还是顺听天由命之然？同样顺其自然，对于理解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反映了一个人做人的心态。

笔者浅见，顺其自然应该是在能掌控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做最好的自己，其他的顺其自然。先有努力、全力以赴、积极争取，尽人事，才能顺天命之自然。

什么都不争取，听天由命不可取。更不能顺其自然掩饰不努力不想办法不吃苦耐劳。半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都不能美其名曰顺其自然，都是逃避现实、懒惰懈怠。面对问题，积极作为努力解决之后，顺其自然接受成败，必定不会后悔，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做到问心无愧。消极对待，不究事理，不知其然，或者不深入弄清事物症结，解决问题没针对性，甚至眉毛胡子一把抓，草率盲目顺其自然，之后一定后悔。

不作为不是顺其自然，找借口也是下下策，以此为常的人生，无异于虚度光阴。努力拼搏尽心尽力，才是自强不息之自然，这样的人生才能有光泽。

面对问题和困难，不能简单对待，不能草率放弃，更不能顺其自然。要分析研究，努力奋斗，克难攻坚，解决问题，战胜困难，才是智者之为。

自然或许是美好的，可我们更要敢于人先，决不言败，勇往直前，愈挫愈勇。勇立时代潮头，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只有努力奋斗，才能心安理得顺其自然。



竹里馆(书法) 赵龙记

正午时分，立夏过后的太阳热辣辣的，蛋摊前后无遮无挡没有一丝阴凉，朱子英、柳叶身上的汗水和衣服黏到一起。

“子英，饿了吧？”柳叶小声问。

“不咋饿。”朱子英抿抿两片薄嘴唇，有点蔫。

柳叶早喝了，这会儿嗓子眼像吞了干辣椒面。清晨挑着70多斤鸡蛋来赶集，路虽不算远，但背部因乏、隐隐作痛，出了一身汗。眼下太阳烤着，身上总是汗涔涔的。她皱着眉，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把头上脖子上的汗，在手提包内拿出两元卖蛋钱：“子英，吃饭去。”

“姐，这可是二斤半鸡蛋钱。”

在朱子英眼里，这位婆媳待她情同亲姐妹，在柳叶面前，她张口就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笑眯眯地问：“你真舍得花两块钱让俺吃饭哪？”

柳叶又从包里拿出两块钱一并递给朱子英：“给，吃饭去。”

朱子英抽出一块钱向那家饭店走去。一会儿，她一手端着盘子，一手端着碗来到柳叶面前。盘子里放着两块油炸糍粑，碗里盛着白开水：“俺俩一人吃四毛钱的糍粑，白开水管够，咋样？”

猪，重点户一天要多少鸡蛋？”

“还用猜吗？”柳林看着妻子喜形于色的模样，“脸上明明写着嘛！”

“100多斤啦。”柳叶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怪不得生意人常说货到地头死，早该上门推销了。”

“第一步走得不错。”柳林提醒说，“下一步要扶持零售点，到县城和周边乡村疏通销售渠道，只有形成多层次销售网络，咱鸡场才能稳赚胜券，连年扩大养鸡规模。”

“咱这里离县城六十里，咋去呀？”柳叶为交通工具咋了。

柳林说：“先租机动三轮车，等咱有钱了，买它辆新的。”

“说得好好，有钱了买三轮车开，总不能让哥把田播荒了替咱开三轮车吧。”

“我看你就行。”柳林趁机鼓励说：“三轮车好学，半天工夫你就成驾驶员了，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说得跟真的一样。”柳叶努努嘴，“三轮车？”

“走，立马去租一辆，我教你在广场上开，天黑前保证让你学会。”柳林说着站起身，“你学不学？”

“学就学。”柳叶随同丈夫走出房门。